

幸福漯河 暖暖新年

挚爱 亲情

最美人间灯火

■张灵英

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”元宵盛景里，最美是灯火。

小时候过春节，我们在除夕夜和正月初一的狂欢过后总是意犹未尽，翘首以盼元宵节快到。因为农历正月十五有张灯之俗，可以玩灯笼、闹元宵，掀起新一轮幸福快乐的浪潮。

年年此时，有孩子的家庭都会提前给孩子准备灯笼。我们老家还有个习俗，出嫁的女子元宵节可以带上孩子回娘家，正月十四至正月十六在娘家住上三天，娘家会给外孙、外甥准备灯笼。那时的灯笼都是手工制作，竹篾扎制、

彩纸裱糊，设计、搭架、蒙纸、贴画，是一种融绘画、剪纸为一体的综合艺术。那几日许多家长都成了能工巧匠，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手工才艺，扎出的灯笼既逼真又漂亮、既生动又形象。灯笼扎好的那一刻，小院里到处是欢声笑语。孩子们如获至宝，对手里的灯笼爱不释手。

自正月十四开始连续三个晚上，早早吃过晚饭，待夜幕降临，大人便领着孩子来到街上。孩子手里提着心爱的灯笼，这里聚一群、那里聚一群。大人们或对灯笼细细点评，或唠一些过年趣事。孩子们你瞧瞧我的灯笼、我瞅瞅你

的灯笼，相互观赏比较——你的鲤鱼灯栩栩如生，我的兔子灯玲珑可爱；你的荷花灯优雅美丽，我的飞机灯简单大气……

夜深了，大家却不知疲倦，直到灯笼里的蜡烛几经更换燃尽，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后来，灯笼由手工制作换成了机器制作，灯笼里的蜡烛也都换成了电灯，城市的公园和街道举办着大小灯展。我也随着年岁的增长了解了不少元宵节的相关知识，知道了灯会的起源、发展和传承，对这个节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元宵节那晚，无论是明月高悬还是瑞雪飘洒，我都会呼朋唤友前去赏

灯。样式各异的花灯装点着喧闹的街巷，五彩斑斓的灯光映射出喜庆的色彩。

再后来，过年前大街小巷就挂满了小巧玲珑的彩色灯饰，夜晚灯火璀璨，节日气息浓郁。人们在灯海人流中穿梭，赏灯猜谜、拍照留影，用心感受元宵节的温馨快乐，也极力品味古人笔下的元宵诗情。现在，现代化意味的灯笼琳琅满目，纯手工制作的灯笼几近绝迹。每年元宵节，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元宵夜满街的纯手工灯笼，那些美丽的灯笼珍藏了我们的童真和快乐。

挑灯笼的时候要把蜡烛固定好，不能来回晃动。如果哪位大人说你的灯笼底座上有泥巴或者鸡粪，千万不要相信并翻过来看，要不然纸灯笼会被烛火点燃，瞬间化作一团火焰，惹来大家的阵阵笑声。

在灯光和月色的映照下常常听到锣鼓铿锵，那是正在进行舞狮、舞龙等民俗表演，为元宵节增添欢快热闹的气氛。笑声、闹声像沸腾的烟花，点亮了小村的夜空，驱散了正月夜晚凛冽的寒意。孩子们满街疯跑，夜深了还不愿归家。

倘若下点儿小雪，更为节日披上了盛装。“雪打灯，好收成。”那一盏盏闪烁的花灯寄托了人们对丰收时节的美好憧憬，勾勒出乡村节日生活的绚丽画卷。

岁月柔软，回眸情深。记忆里亲切的乡邻、喧闹的街巷、璀璨的花灯、欢快的锣鼓，汇成一条诗意缱绻的小河，在故乡的诗韵里流动，在童年的时光里荡漾。

后备厢里的亲情

■高亚梅

当春节的鞭炮声渐渐远去，返程的时刻悄然来临。每一个回乡过节的城里人都要面对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——后备厢被塞得满满当当。

站在车旁，看着父母、亲人忙碌的身影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自家喂养的土鸡毛色光亮，是儿时记忆中熟悉的味道；堆积如山的各种土特产来自家乡的土地、带着泥土的芬芳。父母一定要我带上老家种的青菜。他们笑着说：“不用到市场买了，家里种的青菜绿色健康，吃着放心。”

在年味尚未散尽的日子里，后备厢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被赋予了特殊意义。后备厢里不仅仅是食物的堆积，还是情感的汇聚。父母的叮嘱、亲人的祝福，都随着这些物品被一同装进了后备厢。每一样东西，都带着家人的牵挂。

返程的路上，车子好像也变得格外沉重，不是因为后备厢里的物品，而是因为那份无法言说的感动。车窗外，家乡的景色渐渐远去，但后备厢里的关爱愈发浓烈。

记得小时候，过年是一场盛大的狂欢——穿新衣、放鞭

炮、吃年夜饭，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欢乐。如今随着时光流逝，过年更多的是一种团聚、一种亲情的回归。而后备厢，则成为这份亲情的延续。它见证了儿女的成长，见证了家人的老去，见证了流年的变迁。

后备厢里的年味儿不只是食物的味道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。游子无论走得多远、在外打拼得多么艰辛，只要想到后备厢里那一份份沉甸甸的爱，就有了无穷力量。新的一年已经开始，我带着父母的叮嘱、亲人的祝福再次踏上征程。前方的道路或许会有坎坷，但我知道，身后永远有家人的支持与鼓励。正是这份支持与鼓励，让我在新的征程中无所畏惧、努力奋斗，用心感受生活每一天，与更多的温暖、幸福、美好不期而遇。

心之所向，素履以往。故乡的灯火，永远在梦中点亮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故乡都在等待着我们归来。那里有一群最爱我们的人，还有那等着被填满的后备厢，陪我们踏上新的征程。而这，就是后备厢所蕴含的深刻含义——无尽的爱与希望。

油馍

■张会霞

一直喜欢吃新炸的油馍，黄澄澄的，圆圆滚滚的形状，散溢着浓浓的油菜花香味。轻轻咬上一口，外焦里软，顿时口齿生香，享尽了舌尖上的幸福。

小时候逢年过节走亲戚都要挎一篮子油馍，用白色的榴布盖上。春节是较为盛大的节日，油馍篮儿里装满油馍，再提上几斤油炸糖果子；端午节油馍篮儿里放些自家炸的糖糕、自家包的粽子；中秋节油馍篮儿里放些月饼。那时候闺女走娘家大都带这些礼物。一旦谁家新添个小闺女，村里人都会说，谁谁家添了个“油馍篮儿”。

小时候过春节，感觉很是隆重。那时打工潮还未兴起，一进入腊月，大人们就开始盘算着哪天蒸馍、哪天杀猪、哪天剁饺子馅、哪天写春联、哪天炒花生、哪天炸油馍……炸油馍炸得好的人不多，因为掌握不住和面时面粉、食盐、泡打粉、小苏打和水温的比例，炸出的油馍要么过咸，要么跟棍儿一样干瘪。所以要想找一个炸油馍的好手就得排队。我父亲炸得一手好油馍，左邻右舍都会找我父亲帮忙，不识字的母亲就会热心地叫上正在上小学的我拿笔记好：1号赖孩爷，2号胖婶子，3号杨狗哒，4号二大娘，5号毛痒嫂子，6号臭孩家……俺家的年年都排在最后了。排到哪家时哪家就拎着面粉、提着油罐、拿着泡打粉、小苏打和食盐，抱着劈柴来我家大铁锅前炸油馍。

父亲熟练地用手掂掂面，然后胸有成竹地先在大瓦盆里依次倒入些泡打粉、小苏打、食盐和适量的温水，双手在盆里搅拌一阵儿，随后倒入面粉，揉搓、揉搓、再揉搓……直至面团软硬适中，最后放置盆里盖上湿笼布开始醒面。大约过了30分钟，父亲先醒好的面团放置在案板上，切出一长段，团圆再压平，然后用小

擀杖擀成约五厘米厚薄的长方形面片，接着拿刀切出均匀的面坯儿，两手再从碗里蘸一下油，“啪啪啪”地拍到每个面坯儿上，最后拿起一个面坯儿叠放到另一个面坯儿上，用筷子在中间压一下，再扭麻花似的把两个面坯儿扭在一起放进油锅里，那一个纠缠着的面坯儿在高温的淬炼中一会儿就鼓起来了。在筷子的翻动下，缠在一起的面坯儿在油锅里翻滚却不分离。不一会儿，那一对对焦黄焦黄的油馍就出锅了……

小时候的我爱说爱笑，婶子、大娘们都很喜欢我，谁家的油馍炸出来都会叫我先尝尝，临走时还非再抓一把油馍放我家堂屋的馍筐里。或许也是为了感谢父亲的一番忙碌吧。那时家家户户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，对此母亲总觉得不好意思，说乡里乡亲的都不容易，谁不帮谁啊！还得走亲戚用哩。然后就一遍又一遍地催我们这些小孩子去睡觉，免得再馋人家刚出锅的热油馍。

农历大年初二是闺女回娘家的日子。母亲挎一个竹篮子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满油馍，用一个白色大榴布盖上，两边下拉，在篮子底部交叉系住四个角，以防油馍掉出来；然后再提上几斤果子，用架子车拉上梳洗打扮好的我们姊妹五个，浩浩荡荡地去八里之外的姥姥家走亲戚。我十岁时，家里有一辆永久牌二八自行车，我还够不着自行车大梁就两手握着车把，侧着身、掏着腿，带着母亲装好的油馍篮子，骑着车去姥姥家走亲戚。后来，我结婚成家了，骑着摩托车载着母亲去看望年迈的姥姥，只是带的礼物已不是油馍篮儿和果子了，而是双汇火腿肠和北京方便面；再后来，我买了汽车，初二再回娘家，带的是赵合盈牛肉、三剑客牛奶。可是，已经没了姥姥，也没了母亲……

心灵 漫笔

乙巳话蛇

■安小悠

今年是乙巳年。乙是天干第二位，巳是地支第六位。“乙巳”二字单从字形看就很“蛇感”，当然，这只是我的主观臆断。“乙”像一条昂首挺胸的小蛇，稚气满满，迫不及待地往新年游去；“巳”像一条扭头回望的老蛇，机警持重，确保2025年所行皆坦途。

生肖中蛇排老六，又称小龙，这份殊荣独一份。蛇是冷血动物，模样可怖，提起来都要打冷战。与蛇相关的成语几乎都是贬义——蛇鼠一窝、蛇蝎心肠、牛鬼蛇神、杯弓蛇影、画蛇添足、虎头蛇尾等。与蛇相关的卡通形象也都是反派——《葫芦兄弟》里的青蛇精诡计多端、心狠手辣；《猪猪侠》里的美杜莎，头发就是一条条毒蛇，简直是童年噩梦。

在文学作品里，蛇的形象也不好。《农夫与蛇》中，善良的农夫救了冻僵的蛇，蛇苏醒后竟反咬农夫一口。鲁迅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写了一条“美女蛇”——人首蛇身，能唤人名，倘一答应，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。《捕蛇者说》里的永州异蛇“黑质而白章，触草木尽死，以啖人，无御之者”。《聊斋志异》里有一条史上最冤囊的蛇——被螳螂咬死的蛇，丢尽蛇族颜面。还有《西游记》里的蟒蛇精占据七绝山兴妖作怪，专食人畜，坏事做尽。

说了这么多蛇之恶，难道就没一条好蛇吗？派个代表来“抗议”——“君不见女媧抁泥造人，何故女媧长蛇尾？君不见神龙云海翻腾，何故神龙用蛇身？”呃……呃……这个我还真不知如何回答。惊堂木一拍，画风突转，大喝一声，蛇当然有好处的。《白蛇传》里的白素贞就是一条来

报恩的好蛇，最后得观音点化成了仙。还有《搜神记》里记载的稀世珍宝隋侯珠，就是隋侯救蛇所获。

蛇在书法界混得风生水起，与龙组合，就有“笔走龙蛇”来形容书法作品之精妙。诗词中更多——“向来龙蛇满雪壁，雷电下取何时还”“十年不见老仙翁，壁上龙蛇飞动”“苦无丝竹衔杯乐，却看龙蛇落笔忙”……龙蛇还可形容树影。陆游诗云：“斜阳生木影，龙蛇满窗纸。”辛弃疾词曰：“吾庐小，在龙蛇影外，风雨声中。”

在唐代李贺的《五粒小松歌》里，“蛇子蛇孙鳞蜿蜿，新香几粒洪崖饭”，蛇是小松树的细枝，布满鳞片，蜿蜒曲折，只有诗鬼想得出来。在杜甫的《禹庙》里，“荒庭垂桔柚，古屋画龙蛇”，蛇成了壁上古画。在《沁园春·雪》里，毛泽东挥毫写下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，用银蛇的舞动喻雪后的群山，冷还是冷，但雄浑、壮丽。

蛇喜湿热，故南方多蛇。我在福州上大学时，曾问过本地学姐福建为何称“闽”。她说，门内有虫，虫即蛇，言闽地多蛇。在我的家乡，蛇亦不称蛇，称“长虫”。学校位于旗山脚下，我和同学四年间游山数次，得上天保佑竟从未遇蛇，想来福建的蛇都在门里、不在山中。

蛇也有令人羡慕之处，“恨不弃残骸，蜕去如蛇蝉”。牙疼非病，疼起来要命，陆游肯定疼得受不了了，才在《龋齿》中羡慕起蛇来。所谓“窃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哪个美女不想耍个水蛇腰？这也算是羡慕蛇吧！

“我今垂翅附冥鸿，他日不羞蛇作龙。”乙巳蛇年，愿你我都“不羞蛇作龙”。



闹花灯（农民画）

谷红霞作

志愿者之歌

■姚伟立

身着红色马甲，怀揣炽热激情
在城市的每个角落
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

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
是他们的座右铭
背景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不同
不一样的奉献同样闪耀着汗水的晶莹

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
洒在大街小巷
弯腰拾起垃圾，规整乱停的单车
让我们的城市瞬间增添了活力与洁净

他们走进社区

向孤寡老人倾注着关爱与温情
让孤寂的心不再落寞
在学校附近的路口
也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
护佑上学放学的孩童

灾难面前，他们义无反顾
用双手传递着希望
用爱心抚慰受伤的心灵

他们是志愿者
是夜空里闪烁的繁星
他们用行动演绎大爱
用汗水诠释着雨过天晴
宛如高亢的赞歌
在繁华喧闹人间
吟唱出荡气回肠的豪情

如果思念有声音

■潇潇

如果思念有声音，
那一定似清晨的落雪，
漫漫而又肆意；
如果思念有声音，
那一定似正午的阳光，
暖暖而又热烈；

如果思念有声音，
那一定似深夜的风声，
低沉而又疯狂。
见与不见，你一直都在；
念与不念，你从未离开。
悠悠我心，情意绵绵；
愿你安好，不負遇见。